

成都市新津县优秀教师詹敏的遭遇

新津县法轮功学员詹敏老师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在讲真相时, 被芳草街派出所绑架, 后被非法抄家并关押在位于郫县安靖镇正义路三号的成都市看守所。这是自一九九九年“七·二零”以来, 她第八次被非法抓捕关押。

詹敏毕业于四川省教育学院化学教育专业, 是原新津师范学校(现新津县实验中学)优秀教师。詹敏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, 身心受益。因为为法轮功上访、讲真相、坚持信仰, 她曾七次被非法抓捕监禁, 多次被非法抄家、罚款; 曾被非法劳教二年并延期近四个月; 曾在洗脑班遭受八个月的迫害。二零零零年五月她被无理开除工作, 且因遭受种种迫害, 导致离婚。

一、在派出所、驻京办事处的经历

一九九九年“七·二零”以后, 詹敏和其他大法学员出于对政府的信任, 多次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, 然而接待他们的却是警车、毒打、罚款、拘留、洗脑。她曾被关在四川驻京办一间不见天日的小黑屋达六天七夜, 也曾被近十名警察手持警棍殴打, 打得全身百分之八十的部位皮下出血呈紫色。

第一次被抓时, 詹敏被搜去现金七百多元、拘留十五天并罚款五千元, 同时被抄家; 拘留期满, 詹敏和其他修炼者被关在新津水校强制洗脑, 新津政法委、教育局强迫每人交食宿费二千多元, 所有陪教、单位保安、警察等人的食宿费全由她们承担。

二零零零年六月底, 詹敏和近二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抓到五津镇派出所。学员们在派出所讲真相、集体炼功, 被时任指导员的方茂华点名拉出来, 铐在一棵大树上曝晒了一整天, 不准喝水吃饭上厕所, 晒得她脱了一层皮, 手一抹, 皮全掉下来。之后她被关在派出所仅几平米、又脏又臭、不见阳光的留置室, 詹敏绝食抗议, 副所长彭树全亲自上阵, 带领几位赤裸上身的警察, 凶残的对她野蛮灌食。



二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的各种酷刑

二零零一年元月詹敏因再次到北京讲真相, 抓回新津后被处以两年劳教, 二月份, 詹敏被转至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, 在这里, 詹敏受尽了非人折磨, 长期被关小间, 在生死未卜中承受着各种酷刑。

1、“站军姿”

詹敏一开始被关押在五中队, 因拒绝“转化”, 每天

被罚站军姿, 从早上六点站至深夜。劳教所派吸毒、卖淫罪犯监管她们(即“包夹”), 随时守在她身边, 一切言行都受到限制, 一个眼神都可能招来辱骂、毒打。她双腿双脚全站肿了, 鞋子都穿不进去了, 依然被逼天天站, 没站好就挨打, 就这样站了近四个月。

2、吊铐、电击、关黑屋

二零零一年五月底詹敏被分到九中队继续迫害。因抵制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和书, 抵制所谓的“揭批大会”、做操等, 詹敏经常受到体罚: 几天几夜(通宵)罚站、用电警棍电、警棍打、长期关在不见



天日的小间里等迫害。她曾全身大面积被打青、打肿, 皮下大面积出血。

进去不久的一天她制止恶警对乐山大法学员林莉莎惨无人道的迫害, 恶警张队长用手铐将詹敏双手铐上, 吊在高高的窗子上几个小时; 因她拒绝写“思想汇报”, 被罚站一天一夜不准睡觉。

有一次她抵制揭批大会, 九中队恶警曹队长用电警棍专电在她的脸上不放, 电得一直冒火花。当时她的脸被电坏, 皮肤烫烂、红肿, 血泡布满整个脸, 连做“转化”的恶人都看不下去了。

3、野蛮灌食

在九中队因经常遭受残酷刑罚, 詹敏只能以绝食表示抗议。在一次长达一个月的绝食中, 恶警曹队长指使赵卫东、张雪梅等几个吸毒犯, 每天把她按倒在地野蛮灌食: 有的将她的手、脚、头、鼻分别按住, 有的拿开口器撬嘴, 有的甚至坐在她本就瘦弱的身上, 惨不忍睹, 旁边人都不忍心看。

4、不让睡觉

二零零二年七月詹敏又被转到八中队。詹敏抵制看诽谤大法的邪书, 多次被八中队恶警队长李奇关小间, 并且不让睡觉连续站立, 派吸毒犯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看守, 只要稍一闭眼就拳打脚踢。有一次她连续被罚站六天七夜未合过眼。

5、禁止上厕所

二零零三年初, 劳教所对大法学员开始了新的迫害

手段：不准大法学员上厕所，憋不住就尿在裤子里，裤子湿了不准换，打湿了又穿干，干了又打湿。就这样恶警们还嫌不够，还采用强行灌水：每隔一小时灌一次，一次灌几大杯，不准上厕所，以此折磨大法学员。

这种情况下恶警们还逼大法学员读诽谤大法的书籍，大法学员坚决抵制，恶警便指使罪犯毒打她们，詹敏也遭毒打。

当看见攀枝花大法学员蒋贤凤、峨眉山大法学员肖红俊被几个罪犯按在地上打得爬不起来，罪犯还不停手，詹敏便加以制止，却被李奇指使罪犯们用绳子将她双手绑吊在床柱上，不分昼夜的吊了一个多月。那些罪犯“包夹”趁她没法反抗，在她脸上、手背上写攻击大法的话。由于血管长期压迫着，她的手被吊得失去了知觉，不听使唤。

这时，詹敏的二年非法劳教期满了，可劳教所以“违规”为由，对她非法超期关押。

詹敏再次绝食抗议，又遭到强行灌食，仍然是每天七、八个人将她按在地上，用开口器撬嘴强行灌食。那时，詹敏的身体已被折磨得非常虚弱了，每次被按倒灌食时，都不知道能否活出来，好几次都被灌得窒息。就这样，她的牙撬松了，食道出血，口吐鲜血。

李奇却指使人将她拖到劳教所医院，用胶管子插进鼻子里灌。后来，詹敏的肺发炎了，胃也萎缩了，医生说胃液都抽不出来了，医院不给灌了。

就这样，詹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只剩下一把骨头，连迫害她的罪犯看着她都害怕。劳教所怕詹敏死在那儿，才通知新津有关部门将她接回，此时她已被延期关押近四个月。

三、在新津洗脑班（所谓“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”）被折磨至生命垂危

从劳教所出来后，詹敏通过炼功、学法，很快身体奇迹般的恢复了。此后詹敏频频奔走于新津教育局和有关单位要求解决工作。她告诉他们，她没有违纪违法，没有犯罪，被开除工

作、被劳教是有关部门和学校对她的迫害，她应该回到讲台上。后来她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，交给新津人大，县委、县政府有关领导。当时的县长曾给她回了一封信，但信在经教育局转交时却被扣压了，信的内容她无从知道。奔走近一年，有关部门却相互推诿，拒不解决。

二零零四年二月，詹敏终于在外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以维持生活。没多久，因创建所谓的“模范城”，成都“六一零”列出名单，密谋抓捕、绑架名单上的大法弟子。教育局局长田锋、公安一科彭树全、五津派出所王建军等找到她父亲，田锋骗她父亲叫她回来商谈工作之事。

詹敏于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回到家里，当晚却被突然闯进来的王建军、实验中学治保人员曾全章、帅敏等人强行抬走，绑架到了五津镇派出所。这一幕把她年幼的孩子吓得不知所措，这一暴行给孩子年幼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阴影。

在派出所，詹敏强烈要求见田锋，田却拒绝不见。第二天，詹敏被绑架至新津花桥蔡湾的“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”，即臭名昭著的新津洗脑班。

洗脑班是号称法制社会的中国的一个怪胎，背景诡异阴晦，名不正言不顺。称作“法制教育学习班”，这里却从不讲法律，长期非法监禁从各地劫持来的大法学员，采用种种卑劣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。

在新津洗脑班，大法学员被关在一栋六层楼的大楼中。每人单独关一间，房门终日紧闭，每位学员都有两个所谓“陪教”日夜监管，半夜上厕所都要跟踪监视。洗脑班规定：大法学员不准炼功、不准背经文、相互间不准说话、不准讲大法真相。

每天上、下午连续播放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，逼迫大法学员看。如违反就遭受酷刑，有的大法学员在这里被逼疯，有的被迫害致死。新津洗脑班是成都地区迫害大法学员最邪恶的黑窝之一。

詹敏自被绑架后，就绝食抗议迫害。洗脑班“工作人员”王雪芹、医生周琴等昼夜轮流看守她，不许她闭眼睡觉，还企图罚她站。

绝食四天后，教导科主任殷舜尧（又名殷得财）亲自上阵，带领周琴、张医生、王雪芹等人对詹敏强行灌食输液。恶人们将詹敏五花大绑的捆在一张木板上，用绳子将她的四肢固定死，然后给她插上导尿管，灌食的胶管从鼻子插到胃里后，固定在那里不拔出来，想什么时间灌就什么时间灌。

就这样，詹敏的身体被插上各种管子，捆绑在木板上不能动，几天下来，詹敏极度虚弱，肝区隐隐作痛。后花桥镇医院的医务人员到洗脑班给她抽血，查出是乙肝，

洗脑班不但不放人，反而对她第二轮、第三轮的强行灌食、输液。不知洗脑班施用了什么药物，詹敏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出现精神恍惚，分不清早晚，眼神呆板，而这正是洗脑班需要的状态。

二零零四年的七、八月间，洗脑班从外地找来专做“转化”工作的“高手”，不分白天黑夜的轮番对被关的大法学员进行他们那一套歪理邪说。

此时詹敏身体极差，基本只能躺着，恶人们常趁深夜她精神疲惫的时候对她轮番轰炸。说不通时，几个人就强行把她拖起来按在椅子上坐下，强迫她握笔，他们再握着她的手，在铺好的纸上拽着她写所谓的“保证书”。

经受了八个月的迫害，詹敏又一次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送回家。

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，仅仅因为说公道话，因为坚持信仰，就被逼得失去工作、失去家庭、还差点失去生命，年幼的孩子也被迫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呵护。

现在，詹敏老师仍被关在位于郫县的成都市看守所，并曾因昏迷被送到市三医院抢救，她的近况不得而知。希望父老乡亲们能发出援声、伸出援手，共同制止中共邪党对詹敏等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。◇